

出席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第71屆大會及參訪紀要

杜立中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助理編輯

一、前言

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代表全球圖書館及資訊服務界的利益和所關切的事務，是世界圖書資訊這一行業最重要發聲機構，1927年成立於蘇格蘭的愛丁堡，現在擁有超過1,700個會員，分佈在155個國家地區。IFLA於1971年在荷蘭註冊，總部設於海牙的荷蘭皇家圖書館內。該聯盟是個獨立的、非政府及非營利的組織，其主要宗旨在於提倡高標準的服務以提供及傳遞資訊；宣揚對圖書資訊服務價值的理解；並代表全世界會員的利益和共同關切的事務。IFLA的核心價值在於世界人權宣言19條所揭櫫的表達自由和使用資訊的自由，同時也堅信，任何個人、團體或組織應可平等的利用資訊來為社會、教育、文化、民主與經濟謀求福利與發展，所有聯盟的成員都能參與分享聯盟的活動，而無任何國籍、能力、種族、性別、地域、語言、宗教及政治信仰之別。

二、大會

2005年IFLA第71屆世界圖書資訊大會(WLIC)於8月14日至18日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召開，筆者奉派代表本館出席。今年大會主題是「圖書館——發現之旅」(Libraries—avoyage of discovery)。大會場地設於Oslo市中心的表演館(Spectrum)，並在該處舉行開幕式，研討會則分散多處進行。本屆大會恰逢挪威獨立100週年，所以包括該國文化教會部及Oslo圖書館各界皆高度動員，全力盛大演出。大會有來自全球超過3千名代表與會，共襄盛舉，挪威媒體也大加報導此一全球圖書資訊界一年一度的盛況。



筆者攝於IFLA大會會場

大會開幕式由挪威籌備委員會主席Jon Bing主持，挪威國王Harald V陛下也御駕光臨，接受全體與會者的致敬。Jon Bing致詞表示，對圖書館的使用者而言，使用資訊的自由及表達的自由能使大家悠遊自在地穿梭於不同的著作及不同的知識之間，圖書館也就像一葉方舟，載著人們航向無邊無涯的世界。人類的好奇與想像可以把知識的界限推到完全不可知和無法預期的遙遠國度，圖書館卻可協助讀者達到這個目標。2005年是挪威獨立100年，國家圖書館也於大會期間隆重開幕。

文化部長Valgerd Haugland表示，2005年是挪威重要的一年，IFLA第71屆的召開則更強調了這個意義。挪威上下慶祝獨立紀念，恰好圖書館做為文化機構，此時則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做為知識和資訊中心，圖書館是儲存全國記憶與促進國家未來發展的所在，所以圖書館應該成為高效率的、方便讀者使用資料的機構。IFLA的重要目標就是在於鼓勵並促進圖書館各個面向的研究與發展。IFLA尤其透過這一年一度的大會，把世界各國的

圖書館人結合在一起。文化部很驕傲地參與並贊助了活動的籌備。Oslo之所以能成為IFLA的選擇，是因為挪威有良好的文化傳統以及擁有充滿效率與活力的圖書館機構，並且有一個活潑而且不斷推陳出新的出版業。

IFLA主席Kay Raseroka致詞歡迎，表示1千年前，維京人乘舟離開Oslo，越過海洋去探索更遠的歐洲。1千年後世界圖書資訊大會在Oslo集合了全球數千位圖書館員，在此分享知識與所謂「發現之旅」的經驗。一向關注第三世界的Raseroka特別呼籲全體會員，持續協助支援非洲各地圖書資訊業的發展，甚至希望各會員能分別影響各自的政府，協助改善一些非洲嚴重的經濟、教育及醫療衛生等問題。



筆者與IFLA 2003-2005主席Kay Raseroka(左)合影

三、研 討

研討會以分組方式進行，子題眾多，有「藝術圖書館」、「參考諮詢服務」、「知識管理」、「政府出版品」、「善本與手稿」、「圖書館協會管理」、「版權與法律問題」、「青少年圖書館」、「期刊」、「圖書館與人權」、「國家圖書館」、「報紙」、「政府圖書館」、「科技圖書館」、「圖書館史」、「圖書館建築」等，總共約計200篇論文，可謂排山倒海，聲勢浩大。

筆者旁聽了「國家圖書館」與「圖書館建築」兩組的論文發表。前者諸篇論文多側重圖書資料單位，尤其是國家圖書館之間的區域合作發展，有談亞太地區各國在國家圖書館、美術館及檔案館之間的合作；有談美國與加勒比海之間的合作；有談非

洲各國在若干特定計畫之下的資料整理；也有談美國與加拿大之間的資料與技術的整合。後者諸論文則有介紹挪威北部山洞永久典藏國家文獻的介紹；上海新圖書館的介紹；俄國國家圖書館的整修工程；圖書館的節省能源裝置等。

筆者認為頗具趣味的是荷蘭學者Graham Jefcoate的“Networking heritage—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作者研究18世紀航海開拓史資料，以1772年英國航海家James Cook環繞世界航行及其隨行自然史科學家Forster父子故事。航海結束，Forster父子回到英格蘭，帶回大量太平洋地區收集的手工製品、作物、花卉等標本以及對自然的觀察紀錄。其中有許多獨一無二的材料，構成了現代太平洋研究的資料基礎。Forster也保有許多出版及未出版的，關於這些素材的描述。Forster父子生前樂善好施，喜歡把收藏的材料當作禮物饋贈親友，手稿也在身後遭到後代的拍賣。這些資料現在分散在英國、德國、澳洲、紐西蘭、美國等地，包括手工製品、標本、素描、彩圖、手稿、信件等，而且分散在不同的圖書館、博物館和檔案機構內。這些性質不同的機構都以自身傳統的方式著錄這些資料。圖書館往往是一筆筆地建立目錄而忽略內容，檔案館則編成一批批的清單，僅強調這些紙張彼此間的關係，博物館則側重如何保存與呈現這些物件，而不重如何使民眾方便利用。作者認為這對研究人員而言沒有大用處，研究人員要的是內涵意義而非外觀載體。而且缺點是各自典藏，缺少橫向聯繫，所以對於如何解釋館藏的訓練和研究是有必要的。作者認為應首先建立館藏分佈，把典藏在不同機構裡的資料串聯起來，應該發展一些計畫以允許研究人員方便進入使用相關資訊而不受原有格式的限制。圖書館也應當學得更像美術館和檔案館，使得所謂「特藏」更加方便利用。作者則認為國家圖書館在建立編目規則、編製國家書目，應扮演積極整合的角色，可建立一套標準以方便進行跨領域的研究，移除時空的障礙。

另一篇是挪威Jon Birger Ostby提出的“Cross-sectorial challengers for archives, libraries and museums”。作者認為，圖書館、檔案館或博物館的設置都是為了服務社會的使用者。使用者或研究



者也不會在乎那些知識或經驗的來源是保存在圖書館、檔案館或博物館內，而是只要能方便跨類型的使用資料即可。而且調查發現，博物館經常有私人檔案，也有地方文獻，但往往不提供使用，也不編目。作者舉出一個鮮活的例子，就是以一幅中世紀一位鄉下紳士 Froysak 及其家庭的油畫為例。1699 年的 Froysak 居於畫幅的中央，第一任妻子及其子女立於左邊，妻子死後再娶，第二任妻子及所生子女站在右邊，畫上有一些相關的說明。不過如果想要瞭解更多關於 Froysak 的資訊，不管是他的服裝或農場，就要結合更多的博物館、圖書館及檔案館的材料。如果去檔案館，可以找到一些有關他的背景及財產資料，而且可以查出在他死後，財產如何分給他的兒子。又因為他是一個小紳士，所以可以在一些地方史料中找到他的資訊。另外看看他的褲子，去圖書館查服裝書籍，就會發現有歐洲文藝復興的風格，也像 200 年前皇家內務人員的穿著。如果去翻翻已經數位化的老文獻，也會發現這種褲子曾經在 1820 年被一位訪問挪威的英國觀光客描寫過。如果去檔案館看看官方的評價，就會知道這樣的褲子在當時是多麼地平常。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看看他妻子的手飾，在圖書館可以看到與之相關的歐洲時尚，在檔案館可查到手飾的價值，在博物館則有實物、製作與功用的研究。Froyak 只是一個例子，如果各類型的資料都已數位化，則使用者就可在一個檢索點上跨機構、跨領域地搜尋並利用資料。挪威文化部就成立「檔案館、圖書館暨博物館局」進行跨領域、跨機構的運作，致力於老材料的數位化；建立跨領域使用資料的標準；妥善保存管理數位化資料；發展數位資源的整合能力。

再來就是莫斯科俄國國家圖書館 Vladimir Gnezdilov 的“Russian State Library: old buildings and new solution”。俄國國家圖書館 2003 年慶祝成立 175 週年。到了 2005 年 1 月，其館藏總量已達 4,280 萬冊（件），全球第一大館，當之無愧。而且目前正以每年 35 萬冊（件）的速度增加，而空間的需求則每年應增 875 平方米才足以因應。而該館館藏總樓板面積僅 64,650 平方米，並且 40 年來該館並未增加任何館藏面積，其結果只是加速資料的老化及損壞。所以對舊建築進行改造並同時增加新

建築則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法。2003 年俄羅斯政府就通過了從 2003 年到 2010 年對俄國國家圖書館進行改造的方案。第一階段重建 Shakovskois 館，樓板面積超過 4 千平方米，用來安置屬於亞非各民族，包括 115 種語言的文學館藏，也就是所謂的東方文學中心。此外，重建 Paskov 館，有 1 萬 2 千平方米面積，用以典藏手稿、地圖、印刷音樂資料以及作為展覽與文化活動之用。再者，就是對該館的主要書庫進行設備技術的更新。該書庫計有面積 3 萬平方米，用以儲存該館大部分的書籍，計 2 千 3 百萬冊。另外再設計一處新圖書館建築，面積可達 10 萬平方米。自上個世紀 40 年代以來，書庫的機電系統從來沒有更換或維修過，沒有空調系統，沒有冷卻設備，更沒有自動控制。結果書庫的溫度和濕度遠高出標準，已達失控的程度。書庫內的條件依賴整個大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可真是到了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的窘境。直到 1997 年才接受法國政府 1 千萬美元的資助，才重新更換機電系統。最感吃力而且史無前例者，就是書庫的重建。在加裝管線、更新設備的同時，必須考慮儘量不移動書庫的藏書為最高原則，否則就是災難的降臨。俄國專家們以防火、防化學侵蝕的材料，四面密不透風地把書架裹住，而只需移動書架的最上一排與最下一排。再加裝暖氣和空調發送裝置，以及溫度和濕度的監測系統。俄羅斯近年國民經濟頗有起色，可以開始做一些興國利民之事，否則若是政府仍如社會主義後期統治時的一窮二白，那就難以想像，莫斯科國家圖書館和聖彼得堡圖書館裡面寶貴的數千萬館藏將何以為繼。

四、IFLA 負責人群像

（一）主席 Kay Raseroka (2003-2005)

這次難得有機會單獨會晤主席 Kay Raseroka，去年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會期間，莊芳榮館長曾與其有過會談，筆者首先代表莊館長向其致意。Raseroka 的主席任期到今年為止，大會期間正好交棒給澳洲籍的新任主席 Alex Byrne。

Raseroka 是 IFLA 主席新任期制度的第一人，前任為曾獲法國榮譽騎士勳章法國籍連任 6 年的

Christine Deschamps。Raseroka在2001年獲選為當選主席 (president-elect)，以此資格與主席共事兩年至2003年，隨後再任主席職務兩年。就任主席之際，新的當選主席經會員選舉產生，此為新的任期制度。

Raseroka為非洲南部 Botswana 籍，出生於南非，任職於大學圖書館長達20年，現任 Botswana 大學圖書館館長，在非洲南部的圖書資訊界有很大的影響力，曾負責多個圖書館協會的成立。目前的學術研究側重於原住民社群資訊科學的發展、兒童閱讀文化的推廣以及利用資訊技術工具來拉近社群之間使用資訊的程度差異。Raseroka 倡言所謂的「跨越數位鴻溝」，是要在圖書館或資訊中心之內，使來自不同社群的人能自由而且平等的利用資訊，而且享有表達的自由以充分參與資訊與知識社會。她認為 IFLA 的目的在於使人在不同的資訊條件環境下，能瞭解並迅速地利用資訊。這就牽涉到如何最大意義地持續發展所謂的終身資訊學習，這不僅對資訊使用者而言是如此，對圖書館從業人員及資訊工作者來說也是一樣。Raseroka 特別關注發展中國家的圖書資訊事業，鼓勵非洲的圖書館增強必須的資訊技能，以數位的方式儲存資料，而且能處理地方文獻、口述歷史、學位論文及博物館資訊，建立起數位圖書館的觀念。她並要求非洲的圖書館協會去分別影響各自所屬的政府積極參與圖書館事業，並且呼籲非洲應該以本身豐富的傳說與民俗資產以及長遠的口述歷史為傲，而且對身為非洲人應該做一重新的認同。

(二) 新任主席 Alex Byrne (2005-2007)

這次筆者有幸拜訪了8月18日正式走馬上任的 IFLA 新任主席，澳洲籍的 Alex Byrne，代表莊館長向他表示祝賀之意。莊館長要筆者向他說明，目前臺灣資訊發達，已有統計指出，臺灣每年上網已達5千萬人次，是總人口的兩倍。Byrne 表示理解，而且認為臺灣資訊產業非常發達，是人盡皆知的事。同時他也表示，臺灣每年熱心參與 IFLA 大會活動。筆者向他表達希望能對我們不斷地給予支持與協助。他還特別要求筆者也向莊館長帶回他的問候之意。



筆者與 IFLA 新任主席 Alex Byrne (左) 合影

Byrne 為澳洲雪梨技術大學圖書館館長，該校學術委員會副主席。該大學在數位圖書館的發展上，被公認為澳洲的先進機構。Byrne 過去曾擔任 IFLA 大學與研究常設委員會的主席，澳洲大學圖書館館長會議主席。1997年至2003年他還擔任 IFLA 資訊利用與表達自由委員會 (FAIFE) 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主要功能在於保護並提高聯合國人權宣言第19條所揭櫫的基本人權，並進一步推動圖書館與資訊服務業，不論直接或間接，能在各個方面自由地利用資訊與進行表達。他過去主導推動了 IFLA 多次的聲明和重要宣言，如 IFLA 網路宣言；格拉斯哥圖書館、資訊服務與智識自由宣言；以及 IFLA 開放利用學術文獻與研究資料聲明等重要事蹟。

Byrne 在1988年首次參加 IFLA 的工作，他認為大家應該共同努力，使 IFLA 成為一個更為民主與負責的組織。他在就任主席後主要的關注是，IFLA 應更進一步的成為具備穩健管理的全球專業組織，提倡資訊自由利用的重要性，以解決全世界諸如人類生態破壞與平衡等問題；還應強調公民社

會的發展以及注重原住民族的需求。此外他也認為，大家應該注意所謂資訊不平等的問題。這些問題往往源自發展中國家的貧窮、教育落後甚至文盲等因素。同時也要持續 IFLA 所首要推動的智識自由的任務，以及面對知識財產權方面的挑戰。另外，當然也要與其他組織就共同關切的問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謀求解決之道。

(三) 主席當選人 Claudia Lux (2007-2009)

這次筆者也拜會了 IFLA 任期從 2007 年到 2009 年的主席當選人，德國籍的 Claudia Lux。Lux 這次並不是第一次參選，曾在 2003 年以 384 票對 495 票敗給了現任主席澳洲籍的 Alex Byrne。不過今年總算如願以償，以 1,094 票對 330 票擊敗了西班牙籍的 Cristobal Urena。筆者當然首先代表莊館長向她表達祝賀之意。



筆者與 IFLA 2007-2009 主席當選人 Claudia Lux (左) 合影

Lux 現任德國柏林中央州立圖書館 (Zentral und Landesbibliothek Berlin) 館長，從 1987 年起就參與 IFLA 大會及其他活動。她認為，IFLA 所提供的個人與網路之間的接觸，讓圖書館員獲得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參與全球的發展以及加強同行之間專業的能力。她也告訴筆者，她訪問過許多亞洲、拉丁美洲、中東、澳洲及東西歐的圖書館，就是唯獨沒有來過臺灣。她見過許多功能相似但發展不同的圖書館，也參加過許多有關數位圖書館以及資訊讀寫能力的討論。Lux 認為，圖書館當然是個支持教育

與研究，保護文化資產，與提供一個能平等利用資訊的場所。

令人驚訝的是，Lux 在大學主修的課業居然是中文，雖然帶有一點口音，但說話相當流利，曾在北京學過 1 年中文。她過去最重要的經歷是曾在柏林國家圖書館的東方部任職長達 10 年。現在供職的中央州立圖書館是兩德統一後，原西柏林公共圖書館與東柏林公共圖書館合併而成。該館既非國家圖書館，也有別於市立圖書館。因德國行政區以州劃分，每州皆設 1 州圖書館。柏林地位特殊，除國家圖書館外，也視為一個州而有該中央州立圖書館的設置。該館館藏規模不小，約有 200 萬冊藏書。更特別的是，該館還接受全德境內各類出版品 1 份的呈繳。

Lux 想到，當選之後主要的挑戰之一，就是希望能多籌募基金，以強化 IFLA 的財務狀況，同時也認為，所有的圖書館都需要更多的財力支持以推展工作，而且也應該大力加強圖書館在各個社會中的地位與國際合作。Lux 欣然同意建立與加強與本館的關係，並與本館保持密切聯繫。

(四) 秘書長 Peter Lor

Peter Lor 為南非籍，在荷蘭出生，6 歲即隨父母移民南非。2004 年底在曾任新加坡國家圖書館館長及在東南亞具豐富圖書館事業經驗的原秘書長 Rasu Ramachandran 因個人因素辭職後，Lor 隨即被任命為新任秘書長，2005 年 2 月赴海牙就任。



筆者與 IFLA 秘書長 Peter Lor (右) 合影



Lor曾於普勒托利亞大學就學，後赴法國諾曼地Caen讀過1年的法國現代文學及法語教學，長期用功於法文，法語甚好。曾對筆者表示南非沒有什麼說法語的機會，到海牙工作後情況才有所改善。

他現在仍為南非普勒托利亞大學資訊科學系特聘教授。曾在南非擔任Ophuthatswan大學圖書館館長、普勒托利亞國立圖書館館長。1991年，該國立圖書館與南非圖書館合併為南非國家圖書館，Lor即任館長。此外他也擔任過許多非營利組織負責人的工作，如南非書目資訊網、圖書館與資訊服務發展基金會、圖書發展基金會及普勒托利亞公民諮詢局等。

在IFLA，Lor也負責過許多職務，目前為圖書館發展計畫行動委員會主席，圖書館與資訊科學期刊組臨時委員會主席，並曾於1996年至2000年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會議主席，1996年至1998年任非洲東、中、南非國家與大學圖書館會議副主席。Lor長期關注南非後種族隔離時期圖書館與資訊科學的發展政策，並整合了一些零散的團體而主導南非圖書館與資訊學會的成立。他個人認為這項經驗為其生涯中一次重大的成就。他堅持一項信念，就是圖書館是群體與個人生活品質的基本因素。主席Raseroka曾表示，IFLA創造了一個資訊流通、公正而安全的世界來保護遺產，支持教育與研究，並且提高了民主參與與寬容。Lor正能為人類的良善而協助發揮影響力。

筆者拜會了Lor並道賀其榮任秘書長。他也要筆者向莊館長致謝並致問候之意。

（五）總部辦公室主任Magda Bouwens

從2001年4月起，Bouwens即被任命為IFLA海牙總部辦公室主任，以接替前任Sophie Filfoldi（改任IFLA網站負責人）。在就任之前，曾任職於國際資訊與文獻聯盟（FID），經歷長達30年，在該聯盟許多不同的部門服務，並先後與多位秘書長共事，行政經驗豐富。後因為FID的財物出了問題，才決定離開FID。

現在Bouwens在IFLA總部負責一般的行政業務。她表示，雖然以前有過大型國際組織的工作經驗，但是IFLA無疑是個組織不同，具有充沛活力

而且不斷成長的團體。辦公室主任的工作對她來說當然是一個新的挑戰。在總部內，除了一般行政，她並負責聯繫及安排主席及秘書長的日常交誼和拜會活動。筆者這次遠赴奧斯陸單獨會晤IFLA前後任主席及秘書長，大多預先透過她的安排，筆者到了奧斯陸，即首先到辦公室向其道謝，並致贈本館紀念品。爾後若與IFLA總部交流，建議可考慮先與Bouwens連絡。

五、機構參訪

（一）文化與教會事務部（Ministry of Culture and Church Affairs）

挪威的文化與教會事務部於1982年成立，原稱文化與科學事務部，長期肩負多種不同的社會文化功能。從2002年1月起，該部負責國家的文化、教會事務、媒體、運動、賭博及彩票行業等行政業務。部長總理部務，其下設兩位國務秘書及一位政治顧問襄理其政務活動，秘書長負責該部之一般行政業務。該部下領文化司、教會事務司、體育政策司、媒體政策與版權司、行政司及2003年才成立的資訊處。

在經費上，該部約有50億挪威幣的年度預算，約合新臺幣250億元。該部也可支配全國足球、賽馬及樂透彩等賭博稅收所得用之於文化及體育事務。在教會支出方面，該部約需負擔三分之一的總費用，另外三分之二，包括神職人員的人事費用則由各地方政府負責。

該部下轄若干附屬機構以推行政策及業務，這些機構的業務由該部所屬各司分別管轄。這些下屬機構的經費來源是多方面的，有的係完全國有，其經費則全數由政府預算負擔。有些機構政府僅負擔其部分經費，其餘則由不同的獎助方式加以支援。也有的由中央政府負擔其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經費，其餘由地方負責。在博物館、文化或媒體等領域，有一些經費補助由該部所屬機構分別管理及執行。

國際合作方面，該部許多業務都牽涉國際往來及協調。挪威遵守歐洲議會的各項決議，尤其是在歐洲共同體內部適用的媒體與版權法。該部也參



加歐洲共同體各項文化及電影製作計畫，國際上的文化合作一直是該部的主要工作，該部對挪威人民介紹外國文化，而有別於外交部在海外努力推展挪威文化。北歐之間的文化合作則由北歐部長會議促成。關於文化交流，筆者曾當面詢問該部文化司副司長 Stein Saegrov，如有臺灣學者或研究人員希望赴挪威學習語言、歷史、文化甚或專題研究易卜生，該部是否有提供任何獎助的可能。Saegrov 則答該部並無直接的獎助可供申請，文化顧問 Rotihaug 則稱有一些文化機構提供這樣的獎助服務。他們同意如有需要可與他們保持連絡。

該部所轄主要司處局簡介如下：

1. 文化司

文化司的主要任務是落實並拓展國家的文化政策，並管理一些政府的文化機構，同時保持並發揚挪威全國的文化生活與普及文化知識。該司負責之文化相關業務廣泛，舉凡有關藝術家、音樂、戲劇、歌劇、繪畫、應用美術、設計、語言、文學、檔案、圖書館及美術館等，皆為其業務範圍。該司也參與一些文化建設工作，如新國家劇院的計畫和籌建等。該司負責督導及管理所轄之機構，如挪威文化事務會議、挪威檔案圖書館暨美術館事務局、國家檔案局、國家圖書館、國家畫廊、國家當代美術館、國家公共建築藝術基金會、國家交響樂團、挪威語言會議、國家旅遊局等。該司並對為數眾多的劇院、樂團及博物館提供獎助及津貼。

2. 媒體政策與版權司

該司負責媒體政策、廣播、報紙、電影與版權諸問題。媒體政策主要在保證做為一個積極民選政府之自由表達意見之必要。該司之各項業務，皆透過立法來執行其功能。換句話說，對媒體各項工作，皆是依法行政。該司以廣播法以及媒體所有相關法案來監督報紙以及廣播事業機構的持有或所有權。該司還依版權的國際及國內規定來執行其出版法之功能。尤其在當今已進入數位化的時代，這些版權相關的規定多在保護版權所有人的利益。政府也提供資金做為媒體收購之用，而其目的在於保持報紙市場的多樣化，以避免為少數企業所壟斷。在製作電影、電視劇等項目方面，政府也提供資金以保證一個良好而全面的挪威視聽媒體環境。該司還

參與挪威廣播公司的督導並參與國際合作。

3. 運動政策司

該司的宗旨在於儘可能地使最多的民眾有機會參加運動及健身。兒童和年輕族群是政策的主要目標。年老的人在所屬的社區內也一定要有機會參與運動健身。該司從全國彩券發行所得的一部分用以建置並改善各地之運動設備。此外如各地市政府的運動場館以及挪威奧林匹克委員會也獲得這類基金的挹注。該司還遵循國際反毒協定，挪威也參加了歐洲反毒協約會議。

4. 教會事務司

該司實為反映挪威特有的國情而設置。挪威基督教屬國家教會，文化教會部對教會的財務及組織都提供經費和協助，以使得挪威教會能成為一個服務、傳教與開放的民間教會。該司負責管理一般教會的立法與教規，包括教會法案、葬儀法、教產與公眾假日等業務。該司也協助管理神父、主教、主教會議、挪威教會全國會議、大教堂的修復及神學講堂等。該司還負責管理挪威的外籍軍人公墓和海外的挪威軍人公墓。文化教會部在 2002 年也提出了一份對基督徒加強教會教育的報告，擬定一項所謂的教育時程，這個時程共計 315 小時，其中包括 45 小時的「堅定信仰準備」課程。這項計畫要能夠讓每一個兒童基督徒都去上課一直到 18 歲為止。這項教會改革計畫預計持續 5 年至 10 年，所需經費約 2 億 5 千萬挪威幣，約合臺幣 12 億 5 千萬。不過挪威政府在 2003 年提出總預算案時，也正式表示將成立一個官方的委員會來檢討政府與教會的關係，預計在 2005 年底提交一份報告，對管理教會這項政務，到底應該維持還是進行改革或乾脆廢止一事做出決定。

5. 挪威檔案、圖書館與博物館局 (Norwegian Archive, Library and Museum Authority)

該局於 2003 年 1 月成立，係合併挪威公共圖書館理事會、挪威博物館局和全國研究資料、學術與特殊圖書館辦公室 3 個單位而成。該局由一委員會所領導，而委員會有 10 餘位成員，皆為各界的學者專家。在與其他相關單位及部會諮商後由文化教會部長任命，任期 4 年。該局行政上隸屬文化教會部，其主要功能在促進前述檔案、圖書館和博物館

3項領域在現代社會中的合作關係，尤其在一些特殊問題和整合的需求上更是如此，其目的在保護文化並促進利用知識上最有價值的部分。該局的工作主要投注在典藏管理、資料保護和研究流通上，並與一些不同行政層級的公共機構進行合作，每年對一些機構的相關計畫提供資金上的援助。所以該局在對不同的資料，如藝術品、有聲資料、照片、電影、檔案、甚至文學上都扮演選擇及整合利用的重要角色。其負責人告訴筆者，該局本身亦為出版單位，職員中有許多圖書館員，工作採直接與學生及民眾接觸的方式來記錄、過濾各種建議，再決定出版的方向及內容。一般以具普及文化教育意義出版品為主，也出版教師或學生建議的教科書。

該局負責人也告訴筆者，該局在行政管理上自主的空間較大，相對也較獨立，文化教會部一般很少過問或干涉該局的作業，只要在方向上遵循政策即可，其餘則由學者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決定。

該局有60餘名職員，2004年包括人事費在內的總經費約3千萬挪威幣，約合1億5千萬臺幣。目前主要具體工作為設立挪威文化網站，撰寫圖書館報告，透過教育系統推展美術欣賞與文化的認知，調查各種檔案的典藏與分佈，並訂一5年計畫整合聯結各資料單位以建立一個所謂的數位圖書館以利民眾利用資訊。還有推動博物館的改革，加以整合以減少其數量。



筆者訪問挪威文化教會部文化司，接受副司長 Stein Saegrov（右）隆重接待

筆者此次訪問文化教會部，受到該部文化司副司長 Saegrov 及文化顧問 Rotihaug 非常正式的接待。拜訪談話時，會議室備有水果、點心和咖啡，甚為隆重。Saegrov 對筆者介紹該部各單位的工作職掌，並詢問本館的行政隸屬和館藏狀況，以及臺灣的土地面積、人口數、產業結構等一般性問題，並表示臺灣的資訊工業，電腦生產發達，到處可見臺灣產品，享譽國際。筆者則表示，挪威當局在北方 Mo i Rana 鑿山洞永久保存1份國家呈繳出版品徹底的做法，令人尊敬，為全球唯一，真正做到保存國家文獻這個國家圖書館的首要功能。Saegrov 聽後，似也頗受鼓舞。

（二）挪威國家圖書館（The National Library of Norway）

國家圖書館是挪威最重要的文化機構之一，能對民眾提供最佳的資料來源。其最重要的目的在保存發展並重新呈現館藏的面貌，而該館館藏主要來源是呈繳。挪威國家圖書館蒐集任何形式、任何不同載體的資料或資訊。該館分為兩個館場，即奧斯陸館（Oslo Division）和拉納館（Rana Division）。

1. 小史

國家圖書館的歷史起自1815年，當時國家圖書館的功能是由奧斯陸大學所扮演，一直到二次大戰，在奧斯陸也只有1所奧斯陸大學。1815年的呈繳法規定，挪威所有的出版品一定要送到奧斯陸以取代丹麥的哥本哈根，然而大部分的挪威作家一直到20世紀都還在哥本哈根出版他們的著作。因為挪威一直是丹麥的一部分，而且長達400年。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期間，丹麥試圖保持中立甚至與法國結盟。拿破崙失敗後，丹麥就把挪威讓給瑞典。一直到1905年，挪威才脫離瑞典而獨立。所以在文化上，哥本哈根有其長期的優勢。自1883年起奧斯陸大學即已編製了最早的國家書目。1913年所謂新的奧斯陸大學圖書館誕生，此館建築即為國家圖書館的現址，其空間在當時預期能應付未來200年的館藏增加。不過隨著出版業的急速發展，這類預期通常都十分不準確。在1980年代，政府數次提出報告，建議國家圖書館應脫離奧斯陸大學



挪威國家圖書館外貌

圖書館而單獨設置。1989年拉納館成立，直屬文化部，即被賦與典藏呈繳文獻的任務。1992年挪威國會決議，奧斯陸大學圖書館應分為2部分，一為大學圖書館的功能，另一為國家圖書館功能，後者留在原址並成立國家圖書館辦公室，前者則覓地搬遷。1994年辦公室開始運作。1997年國家圖書館原址重建擴建委員會成立，隨後於1999年成立所謂奧斯陸館，開始扮演國家圖書館的角色，並接受奧斯陸大學圖書館遷館所留下的約1百萬冊以呈繳方式獲得的館藏，大學圖書館則遷至城西校區的新館。

2. 奧斯陸館

奧斯陸館之主要功能在保存全國之印刷與書寫形式之文化資產，也扮演學術公共圖書館與挪威文化研究中心之角色。奧斯陸館擁有挪威出版品最完整的收藏以及國外挪威研究的相關文獻。該館也致力收集翻譯成外國文字的挪威文學作品。挪威的出版品必須呈繳1份至奧斯陸館。該館也是全國手稿唯一的典藏地，包括挪威作家、作曲家、科學家與政治人物的文件。該館還有許多音樂、戲劇、地

圖、照片、海報以及錄音資料等收藏。在外文資料方面，該館則側重於若干採訪政策所擬定的主題，加以選擇性地收集，並以北歐及西歐各國文字為主。

奧斯陸館對機構和個人使用者提供資訊、參考及借閱方面的服務，並允許讀者在閱覽室內使用一些特藏資料。經由展覽、出版、館際合作與交換等活動，其館藏逐漸為更多的民眾所利用。

奧斯陸館負責編製國家書目並且廣泛提供有關書目資料的服務。該館扮演編目、書目格式、索引、圖書分類的中心。該館也進行編製挪威期刊索引的工作，也兼辦ISBN、ISSN與ISMN的業務。奧斯陸館也負責編製挪威聯合目錄，使讀者可方便利用挪威400所圖書館的館藏，同時也參與「北歐波羅地海期刊聯合目錄」的編製，能使讀者利用包括丹麥、芬蘭、冰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瑞典與挪威各國，總數約900所圖書館的期刊館藏。

奧斯陸館在進行整修之前，建築老舊不堪，只有1間300平方米的閱覽室有乾淨的通風與安全設備，而且只用來安置最為珍貴的圖書和印刷資料。其後當局決定在建築物的後方建一地下書庫，



與建築物之間以一通道做為聯繫之用，並且安裝 1 套簡單的機械傳輸設備。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做到圖書館的人書分離，因為閱覽室與書庫是需要不同的溫度控制。地下書庫的總面積為 9 千平方米，加上原本零星的空間則共約為 10,750 平方米。建築物整修的總經費為 4 億挪威幣，折合臺幣約 20 億。建築物總樓板面積僅有 23,133 平方米，去掉夾層等設計，所剩面積僅餘 14,369 平方米，所以當局認為需要增加一 9 千平方米的書庫以因應未來 30 年館藏的增加。目前該館館藏增加的速度為每年 1 千 2 百米的直線長度。

該館進門即為一挑高的空間，中間為目錄櫃，天花板及兩側牆上均有壁畫作為裝飾。二樓有一「The Royal Library」字樣的講堂，其內典藏瑞典國王於 1905 年贈送的書籍，現保留為可容納 100 人的演講廳。另外還有一可容納 200 人的新講堂及一閱覽區。樓層東側為手稿、地圖、照片之典藏地，樓層西側則為音樂部，為全國音樂資料的最大典藏。三樓係辦公室，四樓為主要閱覽區，分為不同的閱覽空間，提供讀者使用不同的資料。

挪威國家圖書館現有總館藏 350 萬冊 (件)，1 萬 2 千種期刊。奧斯陸館藏有地圖 15 萬幅，照片 50 萬張，20 萬件印刷音樂資料，1 萬 8 千件音樂手稿，挪威音樂及其他錄音資料 3 萬 7 千件，廣播電視錄影錄音片 1 萬 7 千捲。

3. 拉納館

拉納館在挪威北部的 Mo i Rana，距奧斯陸約有 1 千公里，剛好位於北極圈外。拉納館的特殊之處在於把所有的印刷紙本與視聽資料等一律儲藏在堅固的山洞裡。山洞內共分 4 層，設置長達 45 公里的書架，並且內部的溫度與濕度都受到妥善的控制。溫度為攝氏 8 度，濕度為 35% RH。拉納館的設置是為因應挪威呈繳法的管理需求。目前的呈繳法是從 1990 年起實施，為配合該法，拉納館接受圖書、期刊、報紙、微縮資料、照片與電子資料的呈繳與儲存。拉納館將 1 份呈繳之出版品永遠儲存於山洞之中，禁止流通，永傳後世。挪威呈繳法規定，任何出版品必須呈繳一式 7 份，分別繳至奧斯陸館 1 份，拉納館 2 份 (1 份永久典藏，1 份提供閱覽)，以及包括奧斯陸大學和卑耳根大學在內的 4

所大學各 1 份。拉納館也典藏呈繳而來的收音機和電視的廣播節目以及電影片等。此外還廣泛收集有關挪威文化史的照片、電影、錄音及廣播資料。拉納館還擁有一處媒體實驗室，用以翻製報紙和其他紙本之微縮資料，並且進行保存及修復照片、電影及其他影音資料的工作。另外拉納館還扮演一個全國各圖書館的共同倉儲的角色，從各圖書館接收典藏流通不高的資料，當然該館也對其典藏的呈繳資料提供借閱服務。

拉納館的恆溫與恆濕，其乾冷的有利條件，當然有助於延長各不同類型資料的壽命，以達到一個國家圖書館最重要的功能——永久典藏國家文獻的使命。但在相同的意義之下，更積極的作為則應該是，重建與複製那些已經老化的資料，尤其是視聽資料。目前所有的挪威報紙，包括老報紙都已製成微捲。今天在挪威共發行 225 種報紙，每年總印刷量大約 1 千 5 百萬頁。1763 年到 1989 年回溯製成微捲的報紙每年都編以期號。其工作量之大，僅在 1997 年就複製了 50 萬公尺 35mm 的微捲。縮影部分配備了可數位化 16 與 35mm 的黑白微捲，這主要用於一些年代久遠以及手寫的資料。報紙仍然可以透過微捲加以數位化。

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照片，大多經過拷貝。原件都製作成 6 × 9 公分大小的複製，並且加以數位化。所有保存的電影的品質都經過一個定期測定殘餘物質的化學分析來加以嚴格地控制，並且經過防萎縮及避免刮傷的處理，同時也加以數位化。

筆者這次訪問挪威國家圖書館，受到該館前特藏組主任，現專職研究員的 Elisabeth Eide 以及該館「文化知識部」主任 Jorunn Margrethe Odegarrd 的親切接待。Eide 曾研究過胡適及中國的易卜生主義，並有專著出版，之後也研究過沈從文，英、法文流利，但不能說中文。曾來過臺灣，目前研究挪威古籍，並留意東西交流史。Odegarrd 陪同筆者參觀該館及辦公室。並表示，該館許多資料零亂，猶待歸位整理。筆者向其表達祝賀該館開館之意。該館並不蒐集中文資料，如有所獲則轉送他館。

(三) 奧斯陸大學圖書館 (University of Oslo Library)

奧斯陸大學圖書館是挪威最具研究性質的圖書館，1811年由國王頒布命令而與奧斯陸大學一同成立。1815年該館非正式地被賦與國家圖書館的地位，這也意味著該館可依呈繳法而有權徵收任何在挪威印刷的出版品。挪威呈繳法歷年也有所修訂，從1989年起，呈繳的出版品包括任何形式的資訊，有紙本印刷、錄音資料、電影、影視資料以及電腦數位資料等。一直到1998年12月31日止，該館一直扮演國家圖書館的角色。1851年該館有了屬於自己的第一棟建築，也就是現今座落於奧斯陸大學城區部的法學院圖書館，該建築是奧斯陸19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古典建築之一。1913年第二棟建築建造完工，這棟完全以自然石材建造的圖書館也是當時典型的代表作，也就是現在位於城內 Solli Plass 的國家圖書館。



筆者參訪奧斯陸大學圖書館並與該館館長 Jan Erik Road (左) 合影

二次戰後到了1956年，學校內各學院的學術單位快速擴張，大部分的系所都搬到了城西新校區 Blindern，許多彼此之間並無聯繫與合作關係的小型圖書館紛紛設立。於是校方設法加以整合，使學校的7個學院都成立自己的圖書館，同時也把位於 Solli Plass 的館藏逐漸遷到了 Blindern 校區，分散在各學院內。1960年代 Solli Plass 舊館的空間已顯太小，於是在新校區籌建新館以為因應。1988年挪威國會通過決議，要成立新的國家圖書館，已取代原屬大學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功能，同時把 Solli Plass 舊大學圖書館的建築作為新國家圖書館的館址。

1992年國會並決議在奧斯陸大學新校區內籌建一同屬4個學院的圖書館。1999年新館——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進駐新館而正式成立。該館面積達3萬平方米，分地上四層，地下兩層。

人文社會科學圖書館為一研究型圖書館，所服務的對象是神學院、藝術學院、社會科學院以及教育學院的師生，館藏約200萬冊。建築主要分為4層，一樓為參考、期刊、電腦上網檢索及圖書借閱等功能。

該館一樓還備置了1部自動借還書機器，而且機器可依借還書數量的大小而增加規模，該館館長 Jan Erik Road 並親自做了示範，顯得機器相當靈活方便。該機器可自動閱讀條碼。館長並做解釋，如有圖書逾期未還，圖書館就會自動發電子郵件催還。若要延期，借閱者也只要向館方發 e-mail 即可，甚為方便。

二樓為社會科學書庫，三樓為人文科學書庫，四樓為行政區及特藏資料區。一般人不能上到四樓，不論師生一定要經過特殊申請，獲得磁卡後才能進出。四樓特藏資料包括藏文、日文、中文及韓文。藏文略少，日、中、韓文各約兩萬冊左右，地處北歐，東亞資料獲得不易，得到該館很高的重視。負責接待的 Ann Husstud 小姐為該校中文研究所畢業，到過中國和韓國，並在法國馬賽待過1年，會說一些中文、韓文、英文及法文，負責這些東方資料的管理。不過在該館任事僅兩週，還是個新手，對館藏及相關業務並不熟悉。

該館共有200萬冊圖書，約有50萬冊置於閱覽區供讀者開架借閱。該館共有500個座位，並設有90個電腦檢索點，同時也備有一些研究小間供博士生以上的研究人員使用。該館也有參考服務，由一些學術專業人士擔任工作。該館共有職員超過100人。

該館館長 Jan Erik Road 相當熱情而友善，親自為筆者做了導覽，並以咖啡招待。言談間 Road 顯出對臺灣甚為友好，清楚臺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政府由選舉產生。Road 表示，北歐各國挪威、瑞典、丹麥、冰島，同屬北日爾曼語系，系出同源，4國人民彼此使用各自的語言，依然能溝通無礙，正如各自使用不同的方言一般。他還表示，

目前保有古挪威語語言元素最多的就屬冰島，因為地理因素使然，偏遠而相對封閉，反而保留了較多的傳統語言與生活方式。Road 還戲稱，如果到冰島去，所聽到的語言大概就是挪威人在中世紀說的話。

筆者這次藉訪問奧斯陸大學圖書館之便，也拜訪了該校東歐與東方語文學系教授 Halvor Eifring，漢名艾皓德，Eifring 中文極好，說話沒有口音，對臺灣非常熟悉，幾乎每年來臺灣一次。彼稱 1984 年始來臺，於臺大史丹佛中心學習 1 年。1993 年獲奧斯陸大學語言學博士學位，現擔任該系語言及文學課程。目前致力於紅樓夢研究並力行靜坐，以養性健身。他表示，奧斯陸大學的漢學研究已在北歐各國當中居於領先的地位，超越了斯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東歐東語系所開漢學課程相當全面，有語言學、現代文學、少數民族與民族宗教、小說、經學及思想史等課程，任課教員有 10 位左右，奧斯陸地處偏遠北歐，實屬不易。

Eifring 特別感謝本館交換處對奧斯陸大學圖書館長期提供的交換書目清單，該書單目前即由 Eifring 過目選擇。他並表示，下次來臺當來本館拜會。

(四) 奧斯陸公共圖書館 (Oslo Public Library)

奧斯陸公共圖書館服務該市市民，為挪威最大的公共圖書館。服務對象廣泛，包括個人、機構、中學生、大學生、商業團體及政府機關。奧斯陸人口總數僅約 529,000 人。人口結構 17 歲以下的兒童青少年佔 19%，80 歲以上佔 4.7%。挪威本國人佔 78.2%，西方移民佔 4.3%，非西方移民佔 16.7%。

該館行政分流通參考組、編目組、採訪組、印刷裝訂組、學校組、兒童青少年組、音樂組。約有 300 名職員，分佈在總館及 13 個分館內。此外還有「多語館」部門 (The Multilingual Library) 服務全國民眾。該部門藏有多達 40 種語種的圖書，包括小說、非小說以及兒童文學。該主要館藏以北歐各國語系出版物為主，其他則以英、德兩種文字的圖書居多，此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圖畫書、影碟、有聲資料以供流通。

奧斯陸公共圖書館開館於 1785 年，當時的總

督 Carl Deichman 以個人的藏書約 6 千冊於身後捐贈出來，成了該館的第一批館藏。這批 18 世紀的資料包括許多手稿和手繪圖書，大多完好保存至今日。所以該館挪威館名即以紀念該大臣而為 Deichman Bibliothek。



筆者赴奧斯陸公共圖書館參訪，與該館館長 Liv Saeteran (左) 合影留念

該館建築為 1933 年所造，華麗而精美。位於奧斯陸市中心，與國會及多個政府機構為鄰。可是對現代首都公共圖書館日益增加的功能及活動而言，早已不敷所需，所以挪威政府已計劃於海邊的市政廳廣場旁覓一空地籌建新館。目前該館除了傳統的諮詢服務外，還大力發展所謂的 24 小時服務，性質主要以網路服務為主，包括線上目錄，以及一個虛擬的參考服務，讀者也可以電子郵件提問。這項服務在未來遷館後還會加強。然而該館館長 Liv Saeteran 向筆者表示，遷館計畫正在進行中，政府尚未定案，即便做了決定，完成遷館並重新開放至少也需 5 年。

不過這種 24 小時服務對筆者來說已無新意，也談不上是什麼先進的舉措，因為類似的服務，國家圖書館參考組已實施多年。

該館建築一樓中央為閱覽廳，右為音樂部，有各種 CD 及樂譜。左為兒童閱覽室。該館的中央借閱部與參考部是總館的最大部門，位於建築的中央挑高部分。讀者群各種年齡背景者皆有，中學生尤其多。中央借閱部分挪威文與非挪威文兩大區塊。書架沿建築四壁安置，圖書滿架，約 50 萬冊，甚為壯觀。另外二樓左側有一大區域，放置挪威文非小說類書。右側一大區域即是所謂的多語



館，有 40 幾種語種的書籍，其中約有中文書數百冊。多語館扮演了幾種重要的功能：對挪威境內的移民或難民提供了圖書館服務；多語館對其他公共圖書館提供了專業的諮詢服務；同時多語館也是 28 種外國語文的資料徵集及編目中心，聘僱了許多不同語種的專業人力，另外也對全國的移民及難民提供遠距的借閱服務。

多語館這個部門成立於 1983 年，當時該館已累積了可服務外籍移民人口的相當館藏。今日多語館這個相對獨立部門的經費有 25% 來自市政當局，卻有 75% 來自中央政府。

據 Saeteran 館長對筆者表示，該館典藏已超過 50 萬種，250 萬冊（件），書庫有 7 層樓，因外面閱覽區空間不夠，所以工作人員必須在書庫及閱覽區之間不斷來回穿梭，相當辛苦。

據 2004 年的統計，讀者達 2,532,912 人次，借閱資料達 2,322,726 冊（件），上網讀者 339,761 人次。2004 年該館經費總支出達 147,289,000 挪威幣，約合 7 億 4 千萬臺幣。資料採訪費 890 萬挪威幣，約合 3 千 7 百萬臺幣。館藏包括書籍 1,320,783 冊，有聲圖書 19,832 種，光碟 1,099 件，錄音資料 26,897 件，影碟及錄影帶 14,902 件，另有 90 種報紙，490 種雜誌。

圖書館除閱覽外，也提供相當多元的文化活動。如電影放映、展覽、兒童劇場、說故事時間以及音樂演奏，還有幫忙做功課，電腦教學和書籍介紹等。

筆者告訴 Saeteran 館長，臺北市有 250 萬人口，約 4 倍於奧斯陸。臺北市立圖書館有 40 個分館，要服務不同年齡、職業，具不同背景的讀者。各館都能做到空間安全，乾淨舒適。總館及一些分館甚至做到照顧孩童的服務，還有工作人員充當褓姆，受到家庭主婦很高的評價。Sateran 聽了相當驚訝，興趣很高，而且也非常贊同這樣的作法。並且表示，臺北市規模如此之大，應該參加 IFLA 的 Public Library Committee。我則建議，2006 年 IFLA 大會在韓國舉辦，可乘地利之便，順道轉往臺北訪問。

Saeteran 對讀者說，奧斯陸公共圖書館的角色已老早超過一個市立圖書館的功能，而扮演了一個

全國性的角色，除了要對奧斯陸地區以外的廣大讀者群提供服務外，也要對不同族群的外來移民進行多元化的服務。Saeteran 言談之間對當局頗有抱怨，在一些支援方面，尤其在經費上，對博物館及美術館給得太多，對圖書館給得太少。而前者往往還能獲得許多基金會的挹注，圖書館則幾乎無此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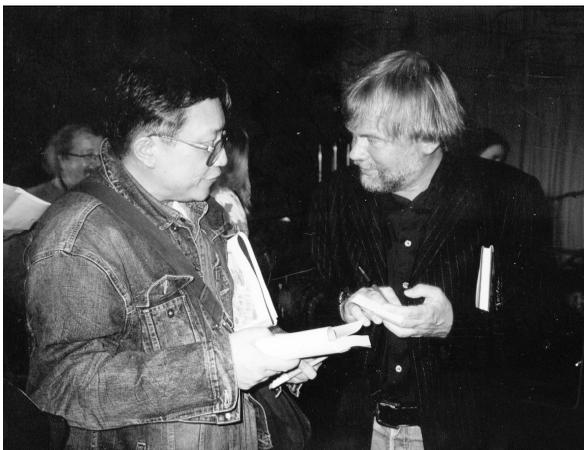
六、文化活動

大會期間，籌辦單位還安排了一些文化參觀活動，休閒園遊性質居多。如國家圖書館的開幕晚會，於該館大門對面草坪舉行，參加 IFLA 大會的來賓憑邀請卡入場，有警察管制出入。草坪邊搭棚設桌並放滿多種三明治、飲料及白酒。草坪另一邊則搭建舞臺，有藝人載歌載舞，甚為熱鬧。但因場地不大，湧入大約 2 千名來賓，顯得非常擁擠。

另一晚則是籌辦單位安排參觀奧斯陸市郊的挪威文化史博物館，該博物館為開放式露天經營型態，園區內展示了 155 種傳統的挪威建築，從維京時期的小茅屋到現代的挪威民居一應俱全。並在園內舉辦了多種活動，有傳統服裝表演、農村生活實況，也有傳統舞蹈、鄉村音樂和手工藝表演等。傳統建築對來賓開放，並有導覽解說。該文化史博物館頗似臺灣的九族文化村，試圖重現一些傳統的生活。

使筆者覺得最有意義的，是參加了一場作家座談會，籌辦單位邀請了享譽全球，目前可說是挪威排名第一的 Jostein Gaarder 為來賓，與主持人以對話的方式談他的創作心路歷程。Gaarder 就是暢銷哲學通俗作品，《蘇菲的世界》(Sophie's World) 的作者。Gaarder 極有自信，他認為早在 1991 年提筆寫作該書時，就已預見一部哲學史小說可成功地吸引大批讀者。1995 年該書成為世界最暢銷的小說。直到今天《蘇菲的世界》已被譯成 50 種文字，總共銷售 2,500 萬部，還不包括許多的盜版在內，並從 1991 年到 1994 年在歐洲獲得多項文學獎。筆者當面請教 Gaarder，並出示一冊《蘇菲的世界》中文譯本，Gaarder 大為驚喜，旁觀者也為之嘩然。筆者表明來自臺灣的國家圖書館，並且表示，《蘇菲的世界》在臺灣大賣而且受到很好

的評價。該書深入淺出地敘述西洋哲學的發展歷程，容易為大眾接受。不過臺灣也有專業的哲學工作者對該部作品提出了批評，認為該書固然嘉惠廣大讀者，可是確也闕漏甚多，如19世紀以降的許多大家，書中都未提及，如叔本華、柏格森、羅素、懷海德、維根斯坦、胡塞爾等，實為一大缺憾。Gaarder則微笑對筆者表示完全接受這樣的批評。並向筆者透露，他目前正著手另一部作品，準備談19世紀以降直至今日的歐洲哲學發展，大家拭目以待。最後 Gaarder 欣然在筆者準備的中譯本上簽名留念。此本恐為臺灣孤本矣！



筆者參加作家座談會，向《蘇菲的世界》作者 Jostein Gaarder (右) 出示該書中文譯本。

七、結語

這次奉派遠赴挪威奧斯陸，對筆者來說是一次寶貴的經驗，時間雖短但收穫豐富。由於本館難得派員到北歐參加圖書館界的國際性組織大會，所

以筆者在行前就與奧斯陸各相關機構做了若干聯繫，以便抵達後可立刻安排拜會活動，所幸大體上順利，對 IFLA 總部及挪威文化部和當地幾個主要圖書館有了面對面的接觸和建立了一個比較全面的瞭解。以後若再有接洽，或可比較便利。

這次出訪，應該感謝交換處的協助與支援，尤其是交換處準備好讓筆者帶走的小紀念品，那本暗紅色，設計頗為古典的小筆記本，再配上一枝包裝精美雅緻的紀念筆，國際友人都很喜歡，發揮了非常出色的輔助效果。

出國一趟不易，筆者始終認為，在參加研討、進行工作參訪之餘，如有可能，也應該看一點別的東西，開拓心胸，增長一些見識。嚴格說來奧斯陸不算是個大城，對外國人來說駕馭也相對容易，筆者這次就把握時間參觀了幾處博物館，相當精彩，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看了表現主義巨匠 Edward Munch 美術館，更為難得。筆者運氣好，遇上 Munch 自畫像特展，該館展出了 Munch 從青年到老年數十幅的自畫像，筆觸感情強烈，令人動容。這樣大批而集中的畫作，不是其他地方見得到的。

另外就是雕刻大師 Gustave Vigeland 美術館，和陳列數十座 Vigeland 的青銅雕像作品，美術館後的 Frogner 公園。Vigeland 擅長寫實，突出刻劃生老病死、喜怒哀樂的人生百態，精準深刻。

還有挪威的國家畫廊，其規模當然遠不及歐洲其他國家的主要美術館，展場不大，不過也有一些高更、馬內、塞尚、馬諦斯的作品，感覺不錯。

八月的奧斯陸滿是各地來的遊客，是一年當中最好的季節，筆者當然也沒有忘記，在林蔭大道旁找個地方，坐下來喝了一杯咖啡。